

乡思绵绵鼠曲粿

潘孝平

时节近清明，阳台里越冬的三角梅已萌芽，我卜居杭城一隅。凭栏看无边雨幕，我的思绪融入苍茫之间。我想见千里之外的雁山在堆青，鳌水正涨绿，茶园天真烂漫，春笋在默默拔节，还有乡人摘草捣米粉做鼠曲粿的忙碌身影。每念及鼠曲粿，我的回忆和感想就像连天的雨丝从四面八方涌来。

关于鼠曲粿，在现今人们的眼里只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食品，回想当年计划经济时期，因物资匮乏，是难得吃鼠曲粿的。那年头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倘若一日三餐能顾得牢，便是安然日子。人们时常在饥肠辘辘的状态里过生活，讲吃的是理所当然。孩提时，我跟伙伴们过了正月元宵后，就会掐着手指盘算节日，大伙渴望清明吃鼠曲粿，端午吃粽子，七月半吃九层糕，冬至吃汤圆，这便是牙祭。乡下镇上哪户人家日子再不济，清明将至，大人都会想方设法倒腾几个鼠曲粿，哪怕米缸见底了，也会红着脸到街坊邻居家借来三两升米，因为家里一大班孩子正眼巴巴盯着灶台呐。

清明节吃鼠曲粿的习俗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小时候我曾听外婆说，她的外婆小时候也吃鼠曲粿。我不在意习俗的由来，反正清明节有粿吃就好。当龙坑山脚那遍野的油菜花盛开的时候，整个古镇弥漫着淡淡的芳香。在这个湿漉漉的季节，家门前街道上的行人络绎不绝，蓑衣、斗笠、油纸伞接连从眼前闪过。“鼠曲，鼠曲，一斤五角”，“鲜笋，鲜笋，三角一斤”，小孩子被满大街的吆喝声勾得嘴馋，总是催促大人尽早捣粿。娇嫩的鼠曲草是做清明粿的必备材料，一到礼拜日，大伙就争着去野外摘鼠曲草。小伙伴征得大人许可，各自拎着一只小挎篮，成群结队地游走在龙垵山脚的油菜花园地

里，大伙一垄一垄分头采摘。我们踏着黢黑的泥土，迎着蜜蜂的“嗡嗡”声，没入齐腰深的花枝间，躬着身子，一路找寻那蘸着水珠的毛茸茸的鼠曲草。摘鼠曲草不能连根拔，也不是连茎折，否则捣出来的糕胚纤维粗糙，没有韧性，不中吃。遵照大人的交代，我们有意挑选那些要开花还没有开花的，离顶部三两公分的位置下手，一株一株摘，那情形好有采茶的味道。除去看蜜蜂的吸吮，蜗牛的爬行，蚯蚓的蠕动，大伙说说笑笑小半天的功夫，或多或少能摘到一两斤光景。到了饭时，大伙手里拎着篮子，身上披着油菜花儿，英雄般鱼贯而入老街。

回到家中，母亲将那些茎老叶败的鼠曲草挑拣出来后，洗净放到竹筛里凉，再把水烧开，用竹筛过水煮熟沥干，拿菜刀切碎后，和着糯米粉。在大人忙着处理鼠曲草的当口，我在一旁催要赏钱，每轮总能讨得三二分。采摘鼠曲草既能踏青玩耍，又能为家里节省些许开销，也许这就是勤工俭学的雏形吧。我手里捏着硬币跑到街口摊头，买到零食后，习惯折回到对门后院的那一口大石臼旁看热闹。只见院子里人头攒动，赵钱孙李家的盆盆罐罐一字排开，里面盛着和好的鼠曲米粉。昂叔、楼叔、省叔都是捣粉团的老手，他们扬起袖子往自己的掌心啐点唾液，随即甩开臂膀抡起沉甸甸的石杵，朝着粉团不停捣打，直到石臼里的粉团显得细腻、柔韧，就可以起粿坯了。在经过切粿坯、揉团、包馅、搓圆后，便一个一个地放置在铺满粽叶的饭甑里蒸炊。

清明时节，老街上挨家各户的镬灶间都围绕着做粿而忙活，于是，一座古镇氤氲着鼠曲粿的清香。在这期间，学校通常组织野外春游踏青活动。在行进途中，我们不在乎春山苍苍，春水漾漾，还有身边的桃红李白，大伙在意饭盒里的东西。到了目的地后，当老师宣布开始野餐

时，同学们顾不上双腿的酸疼，纷纷掏出随身携带的干粮，当然是鼠曲粿了。春光里，大伙席地而坐，拢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着，仿佛在咀嚼着春天的味道。鼠曲粿大体有鲜笋咸肉馅的，有五香碎肉馅的，有香菇花生馅的，也有单一的红糖馅，花样相当繁多。大伙为了尝新，就拿各自或咸或甜的粿跟人家甜的咸的粿兑着吃，同学们乐此不疲，笑成一朵朵花儿。

这是四五十年前的老镇旧事。这对于独生子女时代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在当今快节奏生活的社会氛围里，一般人很少自己动手做鼠曲粿了。为了满足当地人的客观需求，为了呵护在外北港人的味觉渴望，十数家鼠曲粿专业作坊在南雁东门村应运而生。店家以真空包装的方式，依托畅达的物流，将舌尖上的风味源源不断地派送到大江南北，以维系北港人的故园情怀。

没有鼠曲粿的呈现，或缺了清明节的仪式感。记得去年清明前夕，我在龙坑山岭头遇见蔡月秋老师等几个人在采鼠曲草，我好奇地跟她们攀谈起来。“我们一班退休老人想做鼠曲粿，这不单单为了吃，还想重温儿时的体验，还有清明前对鼠曲粿望眼欲穿的那一份心情。”蔡老师一脸欢喜地说。这话我信。她们不单单为了吃鼠曲粿，这其中还有她们对过往年华的缅怀和割舍不了的乡土情结。

站在窗前，面对绵绵雨丝撩拨起乡思绵绵，我独钓人生岁月那一头的往事。《大长今》的李英爱说：“拥有太多反而无法成为生命的行李。”眼前的这一块土地于我在情感上是陌生的，窗外的繁华无法弥补我内心的虚空。前几天快递到手的鼠曲粿，我再怎么吃也吃不出当年的那一种滋味，这或许缺了自己亲近泥土的那一份坦然吧。清明的脚步近了，我得归去，就像蔡老师那样，用心丈量量山的芳原绿野，以摘鼠曲草的名义。

足以让我们玩个大半天的时间。

玩得就是心跳，如果要刺激一点的，就是去炸子弹壳。因为有一定危险性，大人往往不让孩子玩。我们只能偷偷央求年龄稍长几岁的堂叔传授经验，找一块偏僻的地方，开始冒险行动！

从家里偷来火柴，担心拿得太多被家人发现，需要几个小伙伴各拿一些。用指甲把火柴头的火药小心剥落下来，用纸片收集，折成槽状，倒入步枪的子弹壳里。填充的火药量约是弹壳的三分之一，爆炸效果最佳。再把瓦片或瓷片敲击成碎小的颗粒状，填充到弹壳里，约占三分之一。最后，把子弹壳插入到黄土里，用石头敲击子弹壳底部。随着撞击的冲击力，黄土老老实实地钻进弹口，封堵的严严实实，一个完整的火药弹装填完毕。

找来几块平整的大块石头，垒起土灶，把弹壳放到石头垒成的“安全屋”内，点燃蜡烛，火焰对准子弹壳的底部加热，有时也会用破布和煤油来代替蜡烛。随后，我们迅速跑到十多米开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藏，目不转睛地盯着弹壳的动静。过了一阵子，黑烟慢慢升起，这就是快要爆炸的前兆。我们屏住呼吸，焦急而又兴奋地等待着。突然，“嘭”地一声巨响，子弹壳成功炸裂开来，强大的冲击波，把周围的“安全屋”彻底掀翻，石头散落一地，蜡烛被炸得支离破碎。

我们两步并做一步，飞跑过去检验战果。刚炸开的子弹壳很烫，不能直接用手去拿。由于爆炸的强力撕扯，子弹壳已是面目全非。有人说，用弹壳做成的削皮器，不容易生锈，那时候，我们曾炸开过好多的子弹壳，没有一个可以做成削皮器。后来才知道，弹壳形状的削皮器是工厂经过复杂的加工程序制造

在春天， 细细地端详人间

熊美玲

一场春天还不够我炽热的爱

我写不出一首诗歌，甘愿沉默
任凭春天的往事像一场花事渐渐凋零
回望脚下的荒野
错过一只只鸟，飞往它的山
奔忙的尘埃把我架空

幸好一些雨水及时落下
山呼海唤
那些簇新的叶子，燃起来
——像海的眼泪
折射出一个又一个我，置于物外
所以，我不去触摸天空那只酒杯
它注视着须臾之间，人类长长短短的对话

我欲言又止，但也没有什么可诉说的
除了那一团又一团揉成球的纸
多么像生活的滚蛋

一场春天还不够我炽热的爱
烟尘万里，望一场春分的落英
取下头上的酒杯/就着一缕春风
把世间的褶皱都干了

花不误

金乡梅峰寻梅
山脚车龙长阵
必须放缓一颗心，戒骄戒躁
看梅树攀上蓝天的蓝
映照盛大的火，清丽的白，羞染的粉……
梅色千奇像乐章浑然一体
山野粉黛，片片春色流淌，随古道蜿蜒

我尝试用眼睛锁住春天
锁住盛极一时的大红樱，火焰拾阶而上
树高云淡
在狮山公园我听见
往来的心跳，在二月末梢开成浓郁的红

三月的美人梅布满了车站大道
树树蝴蝶轻舞，一袭粉纱纵深几里
万支丹彩，美人千面
花蕊点墨
多像心口的一颗朱砂痣

在所有花面前，许多词语都望尘莫及
穿梭其间，好似一场追逐
人、树、影
相遇，相叠，又相离
温情且寂寞

坝子李

这只是个清冷地名
然而，紫云英的无垠之海让它滚烫起来
坝子李啊，坝子李
桥墩水库之畔
你是一片水草丰美之地

紫水晶忘我铺陈，些许深浅高低
像织锦，更像一片热烈的汪洋
波绝一方
蜂蝶闻声，衣袂飘飘，万物奔来相拥

趋之若鹜，是热爱生活的细胞在狂飙
多好，沉迷一场紫色的浪漫
恰好落日余晖，为你披上婚纱
劝退庶务，与片刻无羁的自由喜结连理

在紫云英的怀里打坐冥想
顺便偷听蜂群四散，隐于田园的牧歌
干脆，卧于花丛
水在咫尺
风送凌波，紫泱泱的眼睛洞穿结局
在这片云消逝之前
春天，只想要诚实地面对自己

创作